

范 扬 著

《阳刚的隳沉》

——从贾宝玉的男女观谈
中国男子气质的消长轨迹

1988年·北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特约编辑 刘彦君

封面设计 李存煜

装帧设计 黄耀子

阳刚的隳沉

范 扬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科印照排中心

三月电脑排版部

联合排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20 千字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9-183-8 / C · 28 定价: 2.20 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随着改革和开放的逐步深入，大量的西方思潮涌进中国。传统的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和挑战。然而，正当我们以期待的心情吸取西方文化中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时，西方学者却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摄取大量的成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正是许多学者在猎取西方思潮之际所不断触发的共同感受。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这套名为“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大型系列丛书。该丛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作辩证的分析，并尽可能地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某种文化现象放到世界文化或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和探讨。本丛书的选题注重历史的延续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时期的横断面，有的还从某一特定点立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宗教形态、思维模式等作精辟的分析，并与中国目前的改革和开放大业紧密结合，肯定传统文化中

的精华并探讨发扬光大它的途径，摒弃其中糟粕并指出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阻碍作用，为中国的四化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本书面向积极投身于改革和十分关心改革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各类青年、大专院校学生、各类社会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社会读者，海外华人世界一切关心中国改革大业、关心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人士，力求观点正确，富有新意，深入浅出，可读性强。意新文美，将是丛书的重要特色。全部丛书均由近年来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编写，由我公司分辑陆续出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总 序

改革的浪潮在回春的大地上迅猛激荡。每个人都怀着鼎新的期望，每个人的心头又都泛起革故的悸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犹豫；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说不定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不安。我们想借他人健身之术使自己速强快壮，同时又不愿失去龙的传人的奕奕神采、翩翩风度。

我们蓦然回首。

我们为悠久的历史而自豪，为灿烂的文化而骄傲。然而我们也想说——

历史是功绩与罪恶的混合，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结。我们的血管里，跳动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也积沉着长期停滞时的糟粕。跳动的要升华，积沉的要歇息。升华的要给予动力，歇息的要加以刺激。

我们用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的表象，揭露其底层奥秘；我们以犀利的笔锋撕破世俗

的陋网，痛诋其惰性积习；我们想向世界展现瑰丽，重新塑造炎黄子孙的形象；我们更想为国家的繁盛和民族的腾飞，歌而舞，鼓而呼。

然而我们又什么都不想，只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昨天，我们还被称为早晨的太阳，今天，即可为万里晴空辐射热量。也许某一时刻，会有云，把我们遮掩，但我们坚信：只要有光明，中华就有希望。

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丛书编辑委员会

引 言

I

尽管西方阐释学不时出现在中国文艺批评家们手捧着的书本里，可要把贾宝玉形象，与中国男子气质放在一起考察，恐怕会比对贾宝玉这一文学形象本身的阐释更使人无所适从。

我们好象在为异性“做人”。“男子气质”，是以女性的期望值作为参照系的。而女性的期待视野常常随着时间、空间而变化，甚至受男子观念的左右。这样，男子气质越发成了难以琢磨的东西了。

当我们从贾宝玉这里开始捕捉男子气质的时候，我们要先来看看历来读者从这一人物形象中提取了什么样的要素。

曹雪芹把寄托着他理想的男主人公放在他“可使闺阁昭传”的传世之作中，并且一开篇就邀请读者参与他的创作，他试着与他的读者交谈：“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II

每一时代，每一民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有自己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接受能力。“痛苦，在所有民族都存在，而各民族高下的标志则是对痛苦所意识到的程度。”一部容量宏大的

作品中，沉积着古人借以表现自己感情的方式，也汇聚着当时人关于“人”的智慧。文学作品的完成是一个不断交流的过程，作品主人公身上凝聚了作者的心血，也满载着读者的期待。所以文学创造也是同对传统的评价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记录、传播文化信息的一种符号系统。《红楼梦》展示给读者中国文化传统悲剧的美，贾宝玉以其做人、做男子的价值的毁灭充当了悲剧的主角。

从接受者的角度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贾宝玉，就象鲁迅讲的阅读《红楼梦》时的情景一样，“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

《红楼梦》的读者们经过二百年的研究，有人说贾宝玉是隐喻某人某人，或者说是作者自传，贾宝玉也曾被贴上过种种标签，有政治的，阶级的，历史的，思想的……

我写着写着，自己也少了些许勇气。我这本书要回到文学到民族的、文化的领域里来，好象是要为了看他更接近男性还是女性，可并不是制造耸人听闻的贾宝玉性别之谜，而是从贾宝玉发端，探讨男子气质消长的问题，有时一个人生理上的性别和社会对于这种性别的要求是有差距的，男子气质是一种文化的衍生物，也可能就是文化本身。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男子标准，即使是在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共同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前题下，社会的变迁也会改变对男子的要求。再者，不能认为所有男子都具有男子气质，女子就不具备。中国历史上“身不入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女儿家，代不乏人。

III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常有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的故事。也许因为花木兰扮男子扮得成功，以致与她“同行十二年”的伙伴，都“不知木兰是女郎。”祝英台求学，孟丽君做官，都扮成男子，逼肖逼似，甚至被招为驸马，阴差阳错。而最初女子不能抛头露面上台演戏，也就由男演员扮成女子角色。中国传统戏中还有一种接近女子的行当——小生，是用来扮演青少年、文弱男子的，他们扮相英俊，或手拿扇子饰演风流儒雅的公子、书生，或头带纱帽，代表文职官员，一唱起来全用尖音假嗓。这样的形象，扮演宝玉还嫌女气不足。越剧《红楼梦》由女演员反串宝玉，到拍电视连续剧时，据说有位专家曾断言搞不成，因为没有适合演宝玉的演员，靠女性扮小生似乎已不能满足观众对于银屏形象接近真实的要求，然而男子不靠做作的夸张能演好这一角色吗？《北京晚报》一则广告，全国应征者有万人之众，不说最后怎样找到欧阳奋强，剧终于演成了，就说这万名志愿者，其中有许多自言象女孩的男孩，可见在众多人的心目中，贾宝玉带有女孩子气，这是他最突的特点。何其芳同志把它归结为一个共名：“人们叫那种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的人为贾宝玉。”当他从生活中再也找不到其他什么值得献出他的青春和生命时，唯有在女孩子身边享受自己。作为一个行动者的男子，如果只能在女人群中才感到幸福，那决不是好现象，当男子丧失了对于创造活动的深切意识时，他会感到一切都完了。贾宝玉正是走入了这样的困境。

他羡慕并接近女性，是由于生活在远离男子文化中心的大观园之内的纯洁少女，没有那样沉重的文化压力，她们活得天真烂

漫，自由自在。他对传统男性气质的反叛，正是从寻找适合自己的本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开始的。而他无法摆脱渗透到他血液中去的文化基因，这是他内心冲突的根，也是他无时无刻不意识到的痛苦所在。

IV

中华民族浩然之气的主体，充溢着阳刚之美，那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生存、繁衍的依托，是抵御对外族入侵和自然灾害的抗源，是调节人类社会自身的一种机制。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江山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象一条不息的河，有上游的波涛汹涌，也有下游的徐缓，平静。

象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欢乐，也有苦痛。

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有自己兴衰演变的历史。

民族正气，时代脉搏，社会心态，人的风格，构成我们文化的风采。

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文明古国引为骄傲的历史，先不论是英雄创造了时势，还是时势造就了英雄：

远古——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神话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人与自然搏斗的身影。开辟鸿蒙，天上有十个太阳，后羿射下九个，成为人民英雄。夸父要弄清太阳的奥秘，拼命地追赶太阳落下的地方，他累极了，终于倒下去了。禹为治水跑遍了九州山河，兴修水利，造福于子孙万代，被

百姓拥戴为天子。炎帝神农氏，教人民播种五谷，并亲尝百草，最后中毒肝肠断烂，献出生命。

刑天在同敌手作战中失去了头颅，但他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不停地拚杀。共工与颛项争帝，一发怒，触了不周之山，从此天柱折，地维缺……世界混乱了。

秦汉——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是一个群雄争霸，中原逐鹿的时代，祖辈们管它叫“战国”。看秦皇兵马俑，威武齐整；听，屈原的《国殇》：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絏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一匡天下的宏愿，富国强兵的计谋，怒目金刚的壮士，慷慨悲歌的游侠——尚武，是这一时代的特色。

魏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此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世风日下，由“阳刚”转向“静穆”，纵酒不与世事，每日高谈阔论，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男子有人及时行乐，涂脂抹粉；有人隐身避世，放荡不羁。后人说：六朝之衰，在任用贵族，以言貌取人，不在玄学。而这倒是一个新的争鸣时代。

唐宋——角声满天秋色里

诗的时代，一扫浮艳绮靡之风，清水出芙蓉，诗人往往想象驰骋，感情奔放，不拘一格，仗剑远游，真率坦荡，“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赵宋王朝，文人当政，往往“议论未

定，兵已渡河，”使人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之叹，时尚不免感伤，

明清——杨柳岸晓风残月

禁锢森严，使想“补天”之士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枉入红尘。时风染上纤细、繁缛、富丽、俗艳、矫揉做作，虽百般精细而不厌腻。更有一批风流才子，如唐伯虎、王冕，不入流俗，身着奇装异服，行至闹市，引逗孩子追逐欢笑，有的扮为奴仆，博得女人的青睐。更有甚者，将私奔称为“千古以来第一个嫁法。”

V

写男子气质，应写“力拔山兮气盖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飞灰烟灭，”应写仗义疏财，劫富济贫的好汉，可我们怎么找到贾宝玉头上呢？

贾宝玉之所以成为贾宝玉，是因为他说了一番别人所未曾说过的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

我与其说是解释贾宝玉，倒不如说是解释他这些话。从他这些念头的形成，到他对女子、男子，对男女关系的看法。从他的男女观，再到他是怎样做男人。还要看看男子气质的升沉起伏。当然，这本书既算不上“红学”，甚至不入文学批评之流，这样就可避免掺入泛滥的“洪（红）水”里去了。据说在《红楼梦》出书不久，就有痴女子因读此书而死。《耳食录》有这样的记载，“初，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以泪。复自前读之，反覆数十百遍。卒

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啼笑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杂治，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遂欷泣而瞑。”

要是知道今天从贾宝玉开始讲阳刚的隳沉，这位女子怕是要从九泉之下跳起来了把？

目 录

引 言	1
-----------	---

上篇 贾宝玉：男人还是女人？

第一章 一个预言——将来酒色之徒耳

I 人之初	1
II 望子成龙	13
III 性相近，习相远	23

第二章 以假乱真——女孩一样的人品

I 若彼裙衩	30
II 混世魔王	47
III 难得尽一回心	56

第三章 进入角色——莫效此儿形状

I 愚顽怕读文章	65
II 男人份内之事	73
III 柔能克刚	91

第四章 困惑——“爱”哥哥为何爱不成？

I 爱屋及乌	101
--------------	-----

II 不可都得	108
III 悬崖撒手	118

下篇 男子气质的消长

第五章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男人的舞台

I 我行我素	135
II 纵横驰骋	164

第六章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消长轨迹

I 问社会：是动还是静？	180
II 问历史：是涨还是落？	186
III 问时代：是扬还是抑？	190
IV 问未来，是存还是亡？	194

结束语：男子的解放	199
-----------------	-----

第一章

一个预言——“将来酒色之徒耳”

I 人之初

衔玉而生

为了防止新出生婴儿的灵魂离失，西里伯斯的阿尔福尔人在婴儿快要诞生之前要做这样一件事：他们小心翼翼地关好门窗，堵上所有缝隙，甚至把家里所有动物的嘴都绑扎起来。而且所有室内的人，在产妇分娩的全过程中得紧闭唇，据说是怕她们吞下婴儿的灵魂。

英语中“非常吃惊”的意思有时是这样表达的：“to have one's heart in one's mouth”，按字面直译成中文是一个人的“心在他的嘴里”，汉语里也有“心提到嗓子眼里”的说法，表示紧张、惊恐，再严重一点儿便是“灵魂出窍”。可见在不同的文化中，隐喻着这样一种观念：生命或灵魂可从人的口中逃逸。

作为灵魂象征的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命根子，“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我们且不论“玉”是怎样的由古老的女媧补天所剩之石，经一僧一道，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其变成可佩可拿的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也不论茫茫大

士，渺渺真人怎样将其携入红尘，用了什么样的特异搬运功，使贾宝玉一降生这“通灵宝玉”已含在口中——这都留待将来科学昌明再去解释。本来，这等新奇异事，已经够一篇故事的材料了，但我们这本书里却要讲最普通的故事，甚至连贾宝玉对男人、女人的观点，也要从“生”开始讲起。

生子，对于一个中国家庭，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人丁兴旺，代代相传被看做是家族繁荣、昌盛的标志，早生贵子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大吉、大利。多子多福。尽管今天这种观念已受到了现代意识的冲击，可贾宝玉“降生”时人们头脑中至关重要的还是那种世代相因的观念。宝玉衔玉而生，足以使人看到了他的珍贵新奇。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中，围绕着诞生的习俗相当丰富，孩子生下赠红蛋于邻好，求祝长命百岁，邻居好友相见也总要道贺、祝喜。

重男轻女在这种社会风俗中可见一斑。《诗经·小雅·斯干》记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说的是生男孩尊贵，躺卧在床上，给穿上小衣裳，表示他将来主外事，给他玩弄玉器表明他有德，俨然以一个小主人来对待他。可生女孩就把她放在地上，裹着粗布襁褓，她长大以后要工于内事，连玩也只配玩瓦，地位卑下。这种观念在生子人们便贺“弄璋之喜”，反之便贺“弄瓦之喜”的喜庆礼仪中，流传了下来。冰心的《分》写了同一产房中两个同时呱呱坠地婴儿的贫富之分，男女地位之别大约是前生就注定的吧。